

日子

倪萍
著



倪萍

著

日子

倪萍

作家出版社

FMPC/0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子/倪萍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7.6

ISBN 7-5063-1240-9

I. 日… II. 倪…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2393 号

日 子

作者: 倪 萍

摄影: 王文澜

责任编辑: 懿 翎

装帧设计: 张晓光

责任校对: 英 子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电话: 65005588 转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印刷一厂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190 千

印张: 13.5

印数: 360001-510000

版次: 1997 年 7 月北京第 3 版第 3 次印刷

ISBN 7-5063-1240-9/I·1228

定价: 2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自序	(1)
离别	(11)
小时候的季节	(32)
红皮鞋	(42)
水晨哥	(49)
这不能算是初恋	(64)
姥姥(一)	(74)
姥姥(二)	(87)
雨伞	(97)
初为北京人	(105)
现场直播	(125)
不平凡的夏天	(137)
拾不起的碎屑	(157)
想念百花山	(168)
演出服	(176)
那条狭窄的过道	(184)
哭笑不得	(192)

冬去春来	(208)
赵忠祥其人	(224)
肃儿	(240)
袁伟民和中国姑娘	(250)
漫画给予我的	(262)
牵挂	(275)
希望	(290)
太行断想	(304)
入党	(317)
爱花	(324)
扎耳朵眼儿	(338)
体验巴黎	(346)
不堪回首	(362)
生日	(377)
家庭主妇	(391)
过年	(402)
想做母亲	(415)

自序

终于把书稿交给出版社的时候，捆绑的心才稍稍地松了一口气。

几个月的时间，除了必须的工作，剩余的生命都溶进了这本书里，每天日出而写，日落而止，太阳和我一起翻晒着那颗沉寂多年的心灵。坐在书房里的所思所想远比手下写出的字字句句多多了，常常是不自觉地停下笔来，空坐半天，任往事纵情流淌。转眼间，许多记忆已成从前，昨天的生活也为我的过去画上了一个逗号，带我走进了更深层的思考与探寻，生活使我顿悟，生命不曾圆满。

书中的有些篇章是这些年工作之余断断续续写下来的。

这次把它们集结在一起，是想和观众坦诚地做一次话筒之外的交流。

如今这本书写完了，心却并没有像想象得那么轻松，这或许就是人生的真谛，追求永远没有尽头，除非生命终止。

静下心来写书，使我有机会思索了许多书以外的东西，我并没有刻意计划写什么，不写什么，我是随心所欲，有感而发。但是，回过头来再看文稿的时候，却发现我生命中最美好的那些日子，最难忘的那些人、那些事都跃然纸上了。这些年，他们深埋在我心里，并没有因为岁月的流失而减弱他们的色彩，也没有因为磨难而改变我的人生观，我在灵魂里养育着做人的正直、善良、热情，我始终要求自己保持一双明亮的眼睛。

其实，我对自己并不满意，总觉得我应该比现在做得好。知名度是源于职业，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我不能算是成功者，只能说我是幸运者。人性的许多弱点依然在困扰着我，我不断地修正着自己，却也在不断地犯着错误，摔着跟头，我想大概到老了也会这样……

书名用了《日子》，表达了我的生活态度，我渴望生命不愧对这两个字。我喜欢老百姓的日子：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

成长是生命的唯一证明。书中好几个章节都写了童年的生活，也许太遥远了，写起来倍感亲切，距离增添了人生的魅力，距离展现了美。我一遍遍地回想，一次次地追

忆，似乎又过了一回童年，却有了“今不如昔”的怪想法。生命要是能倒个个儿，我举双手赞同，我又可以回到那个梦牵魂绕的水门口，这大概就是成长的悲哀吧，也许到老了又会怀念现在。人啊人，失去了才觉得珍贵，拥有的却不懂得珍惜。

许多人不太了解，我从演员改行做了主持人，主持风格是怎么形成的，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似乎渐渐地理出了一些头绪。我以为，这一切其实是我生活周边的亲人、老师、同学、同事、朋友以及社会在我还没有做主持人之前就已经把我做人的风格塑造成了，风格即人格，所以我也特别写了他们。如果要写下在我三十几年的生命中曾给我帮助的那些人的话，光名字就能写满这本书。为了报答这些善良的人们，我必须努力工作，要求自己做一个正正派派有德行的人，我相信天空有一双比人间更明亮的眼睛在注视着我。

真正关上房门开始梳理自己的时候，才发现最痛楚的部分是那已经过去了的婚姻，过去了的感情。是那些想抹也抹不掉的生活印迹！面对读者，我思来想去，困难不在于是否敢于面对自己的过去，而在于我清醒地知道，曾经的一切都是我与他人共同经历的生活、共同拥有的感情，从道义上讲它们不完全属于我自己，为了尊重我们曾经度过的日子，我仅仅把属于我的部分领走了，我相信在这一点上会得到读者的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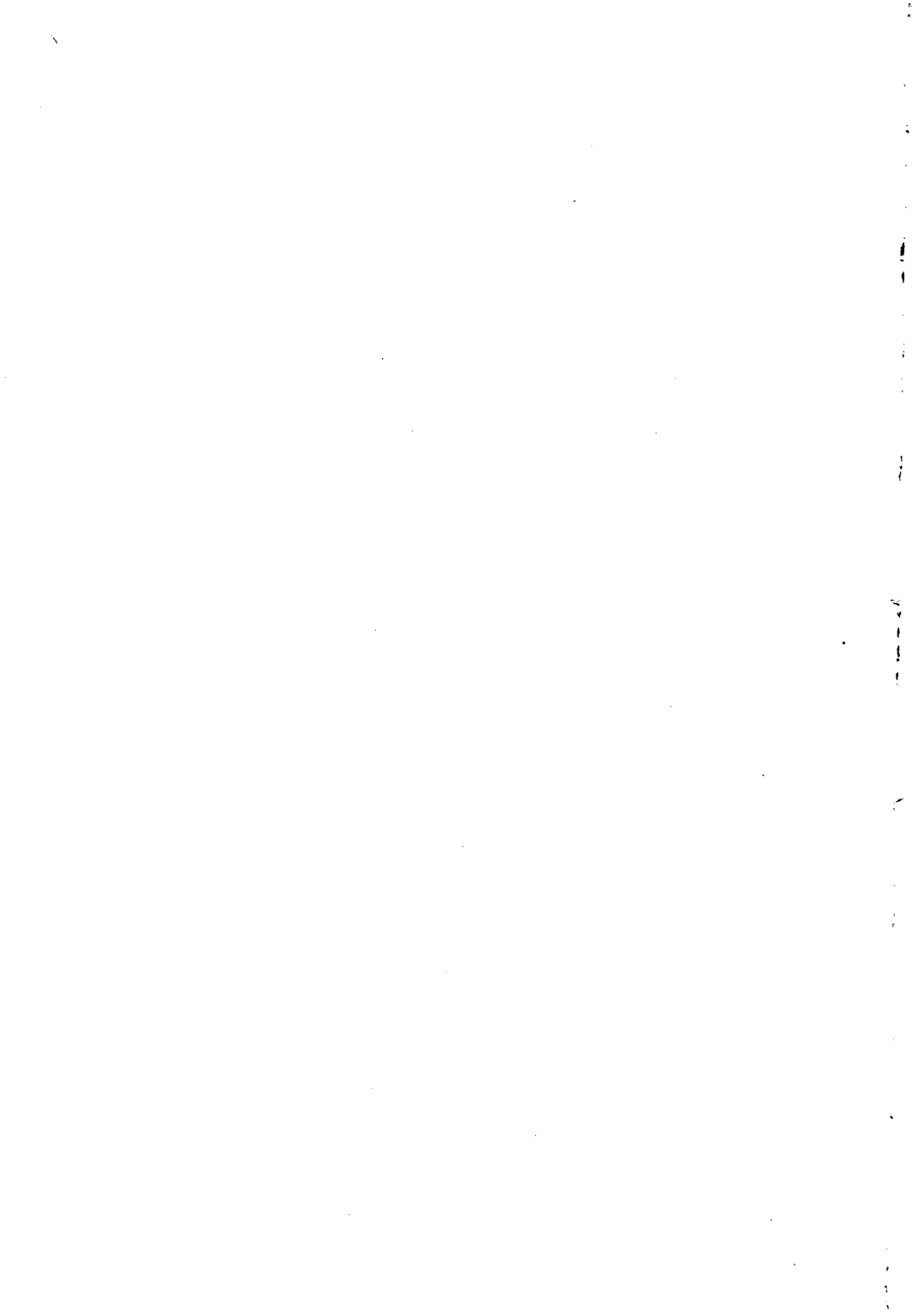
做主持人成了社会公众形象，时常觉得自己像街头墙

上被孩子们涂抹的画，一会儿红，一会儿白，今儿笑脸，明儿哭相，擦来抹去，印迹越来越多，颜色也越来越复杂，连我也常问自己，这难道就是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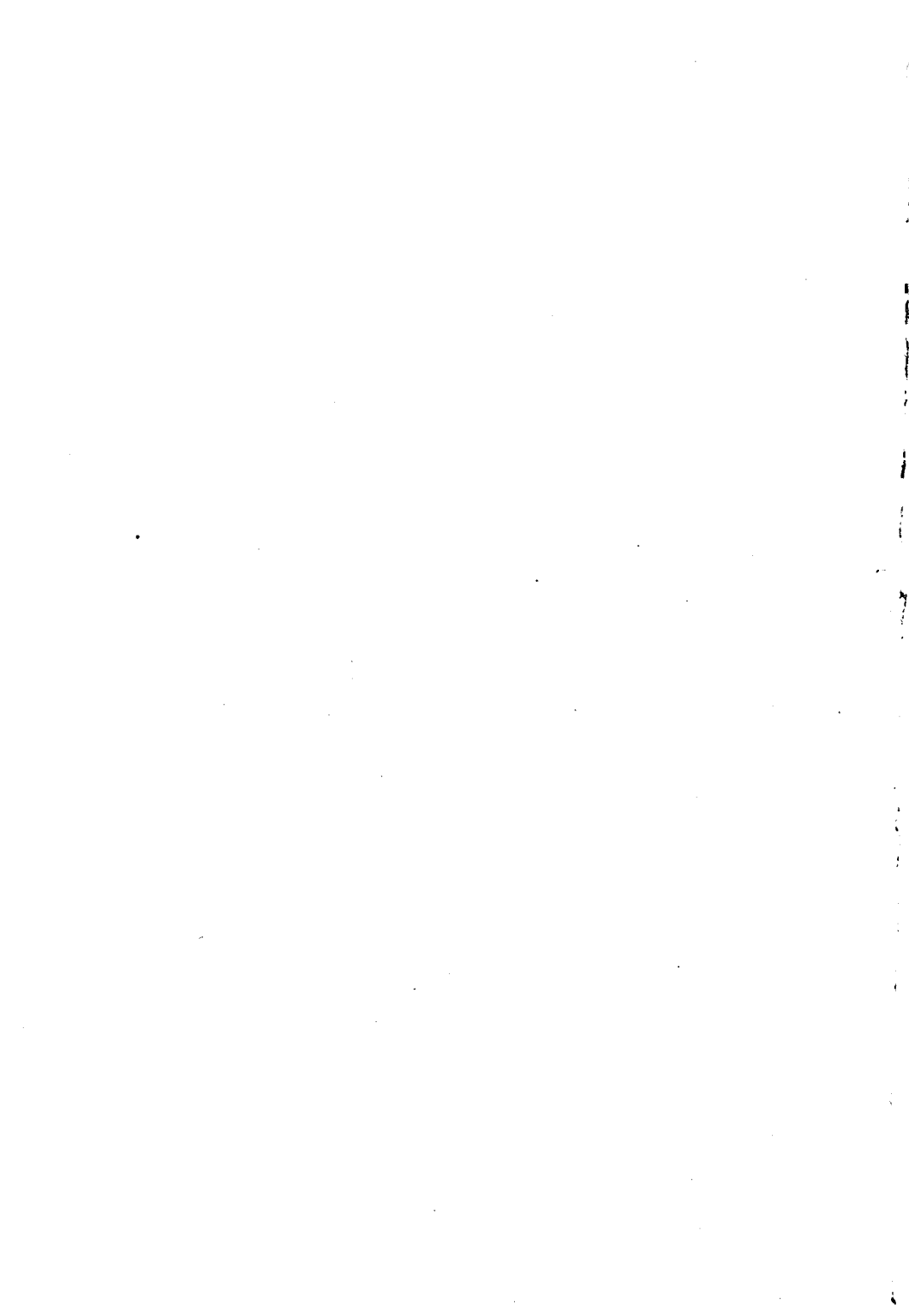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更多的地方像在述说，我仿佛手中握着的不是笔，而是话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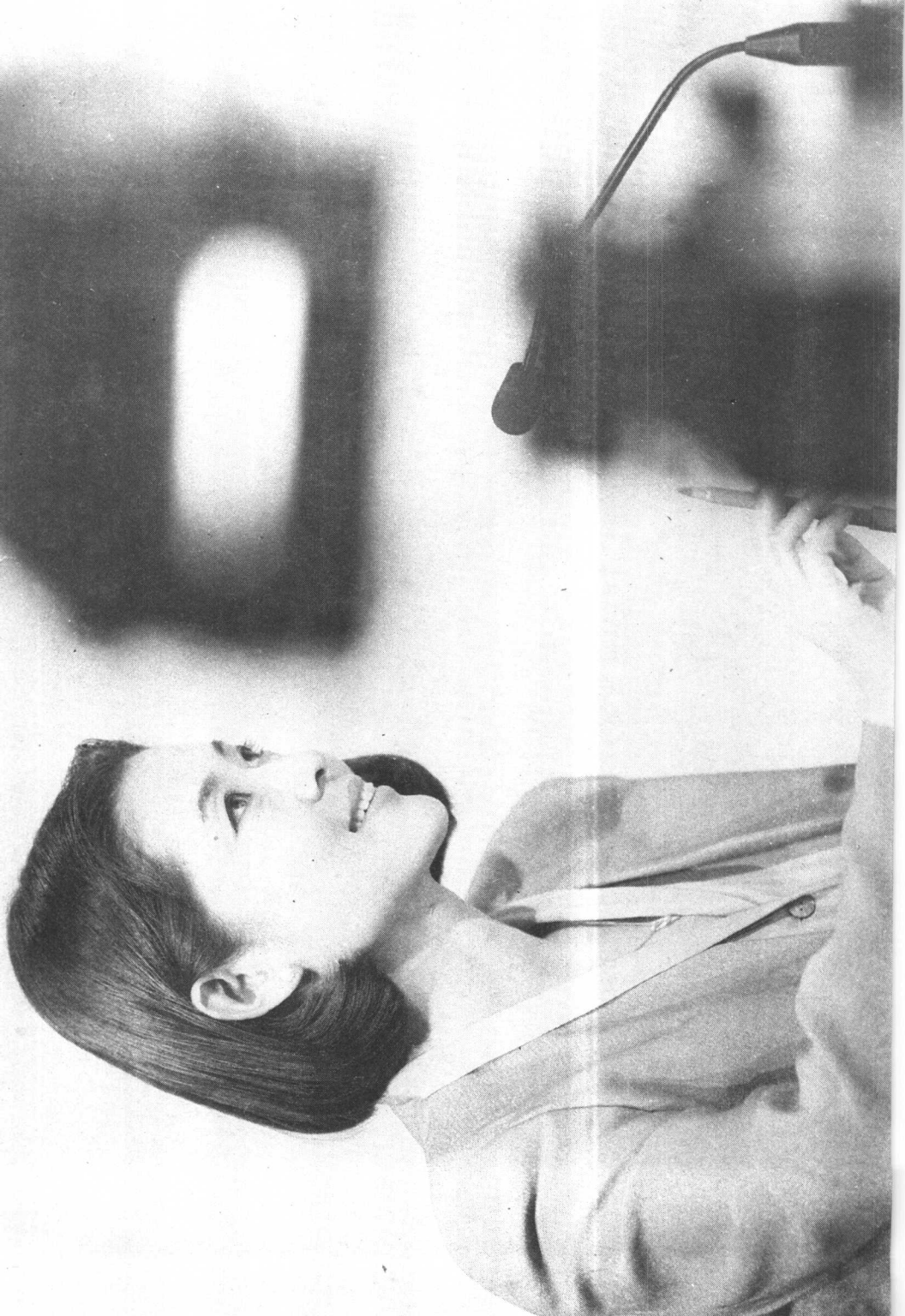
一个不同寻常的 1997 年春天到了，我心中隐隐有一种祈盼：凭借春回大地的力量，让我的工作、生活都掀开新的一章，生命的航帆会再次扬起。一路同行的不只是我自己，还有我的亲人、我的朋友、更有我的观众。











离 别

也许有一只杜鹃，它匆匆飞离李树上的窝。

——自题

至今，有两次刻骨铭心的离别，我不敢忘却。一次是十七岁，一次是二十七岁。

1976年，我高中还有最后一学期就要毕业了，山东艺术学校（后来改成山东艺术学院）到青岛招生。那时，我以全市考生第一名的成绩被学校录取了。很快，中央戏剧学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北京电影学院都相继在青岛招生，当时一些老师同学都曾劝我退了山东的学，再重新考北京的学，那时候我很单纯，总觉得人不能那么做事。山东对你那么好，你不能不领情。后来入学了，我才听老师